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六

學海堂

禮說 地官一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大司徒九州地域

域古作或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卽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告文侯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康成謂

文侯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幾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弗敬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本邦誤爲邠御覽引之作邦域從俗也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已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督聽是古物皆作勿矣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讀爲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

田主

社之木主

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

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菡位菡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栢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栢者以栢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也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麩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栢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

主孔穎達抑劉扶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是爲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木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

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爲木主古論不行於世

古論謂古文論語

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

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燹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

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

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

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

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爲土數故壇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主於車之禮前此及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後未聞

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彙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榆槐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

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五地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下者爲死高者爲生牝爲谿谷牡爲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爲十合之爲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皙而瘠原隰豐肉而庠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

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卍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
肺勇敢不仁北方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
色主腎其人蠢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
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
宜阜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藪墳衍動宜介植
宜茨原隰動宜羸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黑墳宜
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
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
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
水所多腫與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
水所多疔與偃人蓋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爲五水水土合而

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
爲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爲榮其象爲析其類羣分故其民毛而
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爲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爲茂其形爲圜其
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爲介化故動宜介其
化爲斂其色爲白其氣爲消故其民皙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
爲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爲立其色爲黑其氣潤下故其民黑而
津中央土太陰所至爲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爲盈其合在肉其
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庠五地之植物穀爲先說者不及愚竊
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
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夏之木
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旣方旣阜

阜者寶之成麥全曰穠通作覈菽戴甲而生爲莢禾長稔大本
長相居熟相扶族聚爲叢蓋根於中者爲動物命曰神機根於
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
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
生化之字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
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或問曰五地卽
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
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熱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
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
皆生毛非所謂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太荒然則其民毛何
也曰輕水之人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

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毳於秋毼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孽尾毛在後爲尾孽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土圭測日景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

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

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麻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恆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恆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可見故不名爲心而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申天心卽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恆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麻書呂覽謂極爲天中是矣而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

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榮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封采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臯而緇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禮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生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爲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垂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

國以田爲祿亦以田爲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畱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

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強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爲采又兼并附庸小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闕方伯之職廢強凌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帥遷紀鄆鄆鄆三年紀季以鄆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鄆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所以知鄆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鄆則鄆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虧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駁周官陋矣顛與魯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爲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

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鄫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

男之地也

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晏子春

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爲肆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爲肆肆全也周詔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卽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爛臄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鬻解亨者煮熟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爲陳後鄭破肆爲剔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鬻去蹄注云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鬻似不相當康成讀肆爲鬻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爲肆分之爲半四

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腓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臠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腓腓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爲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犬人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牲之言全也古文牲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蠲齊牲全故五官奉牲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殺者體解節折房爲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爲殺半爲房全爲肆士喪禮四鬣注云今文鬣爲剔是儀禮有古今文未聞剔作肆內賚賈疏引之作四肆蓋因鄭注改經文實無所據也肆古文作籀易有彖爻象此彖者全體析之成爻象作

小司徒九比之數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者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爲井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疾者若今癰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閔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麋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三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兼以三月歟問遺賢良亦以八

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爲然也古有命民是爲貴者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侯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癯古者凡瘖聾跛躄童昏僬僂以及偏

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胥臣乃云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鄴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爲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爲之倫平搖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廝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

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蓋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邊守圉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三
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歲三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六鄉 三公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爲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者何以異焉六鄉有六卿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令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強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

見襄二十五年傳

宋四正則二軍可知

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

聖人君子善人
正人爲四選

選三

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

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

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爲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君變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其說見論

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太宰司徒同

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

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爲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

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爲證又非人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爲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輦輦

鄉師輦輦注云故書輦爲連愚謂地名蓮勺蓮讀爲輦猶地名不羹羹讀爲郎以此知古音不亡故俗語不失其方釋名云羹汪也汁汪

郎也然則羹音郎得古音矣蓋古連輦通車從夫雙引爲輦車從辵步挽爲

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爲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

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車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加二版二築

耜者鍤鍤築者杵頭鐵杵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標杵之

語孟子以爲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壤篇又云

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帝辛

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

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杵趙魏之間謂之鍤

東齊謂之耜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耜

注云耜者鍤聲之轉音湯料反耜音駁江東呼鍤刃

爲鑿普蔑反鑿一作棗耜或作杵

鑿一作耜一作耜一作耜注云皆古

鑿插字說文謂耜與相同

俗作耜

從木以里呂爲聲一日徙土輦

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趨從走亦以里爲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鄉大夫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爲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

之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事暇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爲六十又何疑周官殘闕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饗割烹酒正共酒旣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爲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

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音附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癡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

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

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

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爲士卒而已有司仍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蓋以此

楚襄

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傅者皆

從軍矣則六尺非童暨益明

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曹大家曰

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

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

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

之說仍存以備考

康成引漢注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則征之者謂出口賦

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

鄉射之禮一曰和二曰容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

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卽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槃辟雅拜詭衆立異袞衣大袞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廡修容闈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

雅有節孔子以爲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生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閭室無僇容推而至於造次顛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爲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蓋

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爲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入而治也反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袂矢指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教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教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教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大戴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

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愨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慎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新書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之吏以長鄰比千

人百人爲豪爲英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黨正春秋祭禋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爲禋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禋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爲禋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禋則謂雩禋蓋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禋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禋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祭禋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祭社等周頌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

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儼然立然而吉祥受福古者祭
皆有尸零與靈通幽崇蓋零星歟一說崇猶營也賈逵以爲營
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
以祈福祥

王充曰春二月秋八月雩
靈星之祀是也今春雩廢

族師春秋祭酺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
族師春秋祭酺之辭也酺者布也步也布德曰酺祭神曰步步
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卽此蓋四蟲當盛陽之月感陰邪
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蠱處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
爲災由政起因以爲名庶氏除蠱剪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禴祭
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茲山之

草薰之蓋焚其草以灰灑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騰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騰族師春秋祈報以救四蟲百騰之裁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釀說文釀者會飲酒飲古飲字醕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爲釀出食爲醕趙武靈王滅中山醕五日益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辜罰金而已沿及唐宋國家每逢嘉慶賜民大醕卽古祭醕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菽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剪氏之法不行四蟲百騰交相爲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爲一書孝弟睦嫻有學者爲

一書敬敏任恤爲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而意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畧竒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

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臯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臯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臯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卽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卽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命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臯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尚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

撻而罰之比長園土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
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
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
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孳孳求姦懇懇用
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配相
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
淫暴褻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
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
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
謬矣

舞師皇舞

舞師幟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言執一言戴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辭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者頭戴愚謂皇書或爲聖鳥冠也卽建華冠壯如婦人縷鹿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說文皇作翌以羽翮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幟作翌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翌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幟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鷖非蒙羽於首乎宗廟冕而舞旱嘆皇而舞鷖知天將雨故舞旱嘆則冠之以禱焉鷖讀爲述亦作述或作鷖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鷖蘇鶡似雉鳥尾爲蘇蒙其尾爲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

曰去其翮而載之木翮卽鰲兜鰲也木卽鷺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

唐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

祭儀術省注云術當作

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

斷以爲建華卽鷓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王之服

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卽術氏或分爲二失之

漢虎賁中郎將服弁戴鷓

尾說文羽舞爲雩雩一作翬翬猶翬也干寶曰赤草染羽以爲

聖康成亦云染羽象鳳皇

牧人駢牲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牲鄭云地陰祀

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垂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

祀

五嶽四鎮四瀆

山川爲小祀

山林川澤

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

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淮南說山訓云馵屯犂牛旣牝以騂牝無角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

而行惡然犁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
牛輓犁信矣凱屯犂犂醜牛之貌以爲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
子而訾其父君子弗爲也凱古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
之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犂信矣

牛人享牛求牛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
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繹祭之牛
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生之牛也凡
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
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
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

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膾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卽索牛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爲犧左傳萊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之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賓柴又何說乎

牛牲之互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楅衡
或曰縣罔格說文互作𠄎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
收繩此紡車也一名鞶廣雅曰鞶謂之互其說本於此鞶讀若
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楸謂之𠄎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舐此楅
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罔西京賦
所謂置互擺牲此縣罔格也三物一名或圓以轉或止不行或
象犬牙一從一橫大宗伯鬯辜古書鬯作罷先鄭讀爲披後鄭
破爲鬯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六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十六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漢書上其對性好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七

學海堂

禮說

地官二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載師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阜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爲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舉奪之旣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

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佻佻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寧爨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旣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鮑國爲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公賞以說衆作轅田

轅爰通

秦孝公用商

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爲官賈工治功能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

齊使弗鄭爲宅掌宅之官也

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

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
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
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
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爲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爲侈漢有工官
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
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
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
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
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
又有公廩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
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

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

優厚厲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

晉有萊田田驪後魏有公田

戰國策子

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

亦見韓非子

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

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以

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衛嗣君

欲以薄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

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戰國之

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國弱兵之道

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防於此乎文公欲弛孟

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爲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賞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統古者於禘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乎

左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下有上祿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

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爲絳縣師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案縣師上土非所謂士食田者歟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非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

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古之人臣苟非有功

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

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謂王命尸臣官此柁邑柁故幽國提封

萬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鸞旂黼黻

琫戈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得

專焉及周之衰遂爲己邑溫子卽狄樊皮叛王君子惡之公邑

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鄉外有六遂甸

稍縣疆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爲亂所謂無拳

無勇職爲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

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

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田猶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宣十四年衛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鑿矣自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爲田成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是時趙朔已死朔子武尚幼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哀盾忠勲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

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爲西垂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邱周之犬邱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小臣傳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械林徙拾紀年謂始居洛後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虢會而

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兆鄭縣爲舊都
豈非附會者爲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
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
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漢書辭職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
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會又
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說
本穆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未聞封於京兆其識卓矣漢中
南鄭猶京兆西鄭也昔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
於大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
與於鄭桓公也

夫家之征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
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
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

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土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卽夫布說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

漢律見說文解字

且民

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倅等閒也而貲賤分故

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衛於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橐人職外內朝有冗食卽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卽閒民也康成謂畱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招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爲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縣遺守
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
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
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
師是爲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
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縣立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立靜
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
爲縣康成則分爲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
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

司馬法二百里爲州
三百里爲野餘同

不知甸地稍地畺

地皆縣地也稍人掌邱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卽甸地稍地畺
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爲邱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

法而爲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弦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旣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橐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邱甲使邱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未聞取

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徒及鄉

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焉而遂人鄗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校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爲噉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

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公牛人有公牛而牽徬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用無常又安用乘馬邱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

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爲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爲左偏右廣爲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爲卒亦偏爲前拒蓋無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卽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爲齊田甸乘亦同音故邱甸通爲邱乘

說者以爲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爲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
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爲政閔王殺之大臣不
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
衆猶鞭笞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
秋以爲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爲不載乎韓非子曰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繼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
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
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
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
率矣禮軍賦十并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
魯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而已以上十井爲乘則包咸之

說見論語注

吾未之前聞

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疇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

有騎則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學習騎射故曰疇騎見韓非子

春秋隱四年傳

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

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

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千石官

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

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輿有稅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

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

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杜

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爲什倍兩爲五十倍卒爲二百齊語五十人爲小戎

二百人爲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

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巾車職毀折
大齋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
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頒之受兵亦如之是國
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
時
魯用田賦猶鄭作邱賦服虔曰作邱甲者一邱之田出一馬
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爲古法則非子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
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芻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
馬不出於邱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
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敏德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爲敏德以已承之孔子曰克
已曾子曰已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
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

非已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由已成湯惟

已伊尹若已皆敏德也於文以已承之曰盥盥者謹慎之辭詩

云赤舄已已

見說文

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已則敬失其基

禮失其幹慎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爲槁木死灰

亦終入於昏昏墨墨而已矣學問求諸已廉恥行諸已忠恕推

諸已立達取諸已安人安百姓修諸已孔子無我非無已也楊

子爲我非爲已也已之欲非已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

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已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

吾所聞一日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

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爲仁而孝德者爲仁之本也

春秋昭十二年左傳

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目未詳

故顏子
請問

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之畫浮

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

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

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動而敏

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爲行本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己也

能用力非克己乎而皆曰一日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
仁斯仁至矣不識己焉識仁子貢之施濟求之人孔子之立達

反之己故曰修己以敬
以安百姓堯舜猶病

五行已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矣史遷

紀帝譽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己利物

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

莊子
謂枝

於仁者擢德塞性整蹙爲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中
物愷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爲孔子之語其謬己甚皆自至人

無己之
一言始

虎門

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爲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西學

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大學在成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

者學在門繆公學著人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

著與宁通

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

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爲

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

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也

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

左傳昭十

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蓋

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于其外歟東漢有

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

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

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余足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

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

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爲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

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

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氏焉者以門爲姓若吳有胥門巢
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爲端門國子爲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
爲周禮誤矣

師氏以媿詔王係氏諫王惡

師氏詔王媿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係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
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亦齒焉古者師
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爲媿王有媿則道之使成失者爲
惡王有惡則閑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
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
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著人荆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
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媿者師

保之力也楚太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蠶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爲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傅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佗惡加萬民胡亥毒痛四海太元日黃兒中蕃君子洗愆言有老臣以爲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媿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疆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係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爲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

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為貞二以

不順從為利言詔嫩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

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順則臣有順命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

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為利也故特明其義

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為

利也為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為宋之三皆相公而已三

旨者一曰取聖旨二曰領聖旨三曰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

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朋友臨

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書曰放黜師保則師保非三

公也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氏保

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

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

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

利甘臨之無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晏
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
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
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
順命知臨之宜咸臨之吉歟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

之有中謝者爲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爲沈尹華之弟子也
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爲師而恥爲弟子也故細人
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若者亡故荆與於文衰於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
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勺襄尺
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
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
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爲遠失其
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

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努射尤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司救禁萬民之衰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衰而誅讓其衰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

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媿而後司
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媿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
禁民衰民之衰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衰者鄉
八刑師氏之詔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
諫諫以此一人無衰以閑民衰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
禮齊風俗成焉比長竒衰閭胥觸撻族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衰
民有過惡州長歲糾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
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
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
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
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褻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媿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爲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褻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媿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

其高下定爲九品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鄒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爲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寔以頽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寃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善實由於本之未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褻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

又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爲師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和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臯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

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學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介正玉十謂之區注云五穀爲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爲十穀和難之穀圭也穀之言穀十數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

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於鄉族人則疎於從父昆弟矣亦可補調人之闕焉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潁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衷刺刃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讎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

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

論人乃教民之官故以

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爲奸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劫質自晝羣行而漢亡矣

媒氏中春合男女

卯卯酉之辨

管子春三卯

俗作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

女秋三卯

今文酉古文卯俗誤爲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

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卯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卯之辰荀子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卯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卯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卽春分十日之內三卯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標有梅毛傳所謂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

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家

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于此眾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

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爲證焉卯爲春門三卯爲八舉木成卯

爲秋門三卯爲九和金成數九古文卯卯同形書無善本故之說

卯象開門晉束皙以爲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爲證然民間嫁

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

始秋分陰外陽內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矣張融曰

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

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管子春三卯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

謂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卯蓋麥生而嫁娶行
榆落而昏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
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
也媒氏會男女卽管子掌媒之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
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
謂合獨心星爲二月之合宿故三卯爲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
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
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
非合獨而何卯從日爲昴卯從日爲昴昴白虎宿星當從卯說
文誤作昴徐鉉音莫飽切詩云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苞云昴
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

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而象閉門昴爲白虎不當從昴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
莫能正也昴從田爲畱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漢人改畱爲劉而
有昴金刀之說則昴昴之相亂也久矣虞翻云古柳昴字同王
充曰日出扶桑暮入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爲昴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寡
箋引之作柳舒是古畱柳亦通矣律書言二十八舍北至於畱
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
畱八月也則直讀昴爲畱也道三畱爲合機之親也子曰大夫

禁遷葬嫁殤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也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
冢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爲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國宅屬陰且
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然則冢人墓大夫曷爲弗禁也冢人固
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在其中焉何以知之以族葬知

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圖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之一旦豈安民之意哉家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左氏以爲緩穀梁子疑之因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公羊子以爲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曰隱爲桓攝攝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喪服君爲而有改葬總改葬總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於

是出而爲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弑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斲于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此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益明矣古之葬也筮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葬爲死者非爲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冢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可以不禁媒氏遷葬與嫁殤本兩事康成一之謂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我未之前聞如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冲死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曰冥婚

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開

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葬不可復改也既葬而復改猶既棺而復開仁人孝子所不忍見不忍言者也後世無故而行之遂成風俗亦何異於狐埋之而狐搯之者哉壽張侯樊宏遺勅薄葬又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而從之合于古矣

司市日廂而市

祝融作市其象爲離離明爲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廂時夕時不曰中而曰廂者皇侃以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爲廂也賈公彥引書日中廂不遑暇食是中後爲廂也家語日出聽政至於中廂王肅云中日中廂昷中說文以日西爲廂失之矣日東爲朝日西爲夕日廂爲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跌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跌中日至衡陽是爲隅中至昆吾是爲正中皆日廂時也

廂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爲公爲卿故曰朝市而主四方商賈日昃晡時爲臺爲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爲睨睨猶廂也方睨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與故易曰日廂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廂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爲市取諸噬嗑上明下動日廂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爲盈日廂必在中日中爲廂故易曰日中則廂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廂日西是皆以廂爲夕也可乎廂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舉人之喪以昏殮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昏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

廂穀梁作樓乃克葬何休云下廂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爲不書夕

而書廂且晡時而葬是以舉人葬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

平旦至食時爲朝隅中至日昃爲中晡時至黃昏爲夕日出而

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廂葬小君頃熊一作敬羸以日中

下廂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

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在東西而無中非古也

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商觀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爲市一

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

法不行於天下矣

質人賣債之質劑

質人掌賣債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

用器及四時食物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
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
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
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
雖以此爲辭實利在侵削猶漢竿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
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
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
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
謂之塵市一名征塵塵人斂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塵
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塵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
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

爲斗斛淳制爲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
貨質人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
人之律漢日月平所以平市價

室質音相
近楊注誤

買賣人民

越逐逋逃

債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
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
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
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
爲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
其所獲二入公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軍有
常刑國繫圜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則

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債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賚告者凡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沒入官故易有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闔闔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

喪馬啖初九喪貝震六二億發聲古以貝爲貨古

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內自歸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足矜

音琴謂兆足斂

然則易之繇

書之誓周官之文參相合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鄰里鄩鄙

縣軍有伍兩卒旅師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
司覲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
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蟄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鄉

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
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遷徙雖有逋逃莫敢越
逐不獨軍中爲然矣董道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

法說文曰藏也品衆也品在區中踣區
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芋尹無宇之闔逃入王

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

禮也當復而朝康成曰復之言報也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

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
齊有北國騷造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匭人掌斂布

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余正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爲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圖法失之遠矣所謂圖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圖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匭布儷布是爲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布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民故曰邦布百畝爲夫五鄰爲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爲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匭人有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匭布肆長有儷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

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貴也猶漢之貴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敘敘猶監也作布之敘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紵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債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塵布者門關征塵之布僂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僂躄也音才鑿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隰朋於國有不知政於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握猶恃也古之僂布也肆長斂之塵人掌之而朋不與知焉一說僂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

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儻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
 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總者聚而
 束之以書楊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
 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為登或為升皆名為總
 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閭一孔總通作
 纓漢令徒隸衣七纓布纓一作稷八十縷為稷五稷為秭二秭
 為耗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縷倍縷為升倍升為緇倍緇為紀倍紀為總倍總為縶縶者古之佩秦之綬以縷為絲十絲為
 升則異說也凡先合單紉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龐漢制如此而
 首為一文文宋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龐漢制如此而
 緇紀無間焉五扶為首則二十系也漢之前異乎古之升矣漢
 律曰綺絲數謂之縷布謂之總縷組謂之首詩傳曰縶數箋曰
 縶總也疏云縶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
 繩紀之故縶為數總而集之故縶為總

泉府以國服為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者
國軌也亦曰國準軌爲法準爲平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
幣刀布爲下幣中歲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
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
軌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
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
而貸之穀爲上幣爲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爲
下幣爲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
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贏各有什倍
之息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
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軌之存於

有司者歟不贍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歲糶賤狗豨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爲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卽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爲消藏繼千萬貫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畱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爲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見荀子卽稱責之傳別蓋旅師以質劑頒斂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券契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酒其幣鄉正保貸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成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

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爲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邱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

筴

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玉爲工五貝爲一朋山虞服邦注云服此服疏云車平較也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險隧也，而外財

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墜布關有征墜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墜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爲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爲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爲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

書則又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關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爲廢則魯舊有關先生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爲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爲置又以廢爲發

詩一發五犯發讀爲廢

莊子發

藥列子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衰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裘重入一關者餘關不

譏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

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曰廢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爲置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八

學海堂

禮說

地官三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掌節守節達節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達節六
掌節守之小行人達之達之邦國三曰山國曰土國曰澤國達
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
命召則合之故當其常則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值其變則效節
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
守東都衛元守關中別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
玉節所以重鎮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
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蓋析玉而分其半爲後當迎之合

以爲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皆用玉契今則
惟有文符非慎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
璜爲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
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謂英刻書蕩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
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
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
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疏云
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
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爲允然漢之符與傳則
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繪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
旌符管三節皆用竹漢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旌

注旄首曰旄卽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
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
子亦云龜紐之璽以爲佩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洽向求
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
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爲之鐫刻璽書或
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
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賈阜通貨賄出入於市爲璽節出入於
關爲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
名姓也門關古用棨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爲封棨傳至晉猶然
羊祜嘗欲夜出軍司執棨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守節鎮焉
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矯誣

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舉邦國都鄙則鄉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鄉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齊約齊既與秦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罵齊而借宋之符樂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鳩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聞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漢使陸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焉此皆達節也六國擯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卽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騎也

然則角節蓋屋象歟王制金璋璋一作章王氏謂金爲印章孔
疏謂章定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
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
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爲尺六寸之符明
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
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劓一字以上臯
皆死此秦之符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
臺者也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
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爲水德數以六爲紀
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定其制也符節
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六器惟璋璜璋半圭璜

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徵信故屬地官

許叔重曰漢制以六寸之符分

而鎔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旛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犂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兩存備攷

遂人 上地中地下地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爲萊六遂之萊卽六鄉之易而鄉遂一夫百畝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晦休百晦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晦休二百晦爲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晦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

三歲一懇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

強土

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

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堯

塉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

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

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瘡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

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

而敗其實冬耜而耨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

沃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

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

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
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
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
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
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爲代田歲代
處故曰代田疑卽秦晉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
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
遺意焉低爲畊高爲隴一畊三畊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隴
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畊平能風與旱是爲深耕後世耕淺有
風災旱則立稿矣畊一名區區猶邱也隴也汎勝之書分爲三
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

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
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晦下田弃明言上田明多下田明
少也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晦無不明田
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
寡矣

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
糞種收至晦百石勝之試爲之晦收四十石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

大喪及窆遂師抱磨案磨當作秣

郎擊切

說文秣稀疏適也從二

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蔬而不適謂分布不均
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綽如禾
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齊其力巡
行按錄遂師之職執書數之名曰抱秣秣借爲磨得其聲失其

義矣歷過也磨石聲也麻治也皆以秣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
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
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戰國策
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之適歷與適均
謂之適秣不同康成謂磨者適歷執綽者名或作磨或作歷雖
古文假借音同者通然得子失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
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稀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爲適千人引而六綽滿豈非適秣乎韓昭釐侯出弋上車鞞
偏緩其右攝而適之高誘注云適猶等也合觀衆說則適秣之
義明矣廣雅訓秣爲潤遠潤遠非適也失之

續漢書曰天子葬

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車著白絲三紼
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執紼有行適歷之義也案

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還盡留船仗
濟船木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蹴船令聚廣雅訓林爲濶遠
此以

遂大夫四達

遂大夫之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
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
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
曰四達衛宮中者授八次之職四角中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晝
三巡夜三鑿則戒之事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
有司而掌固贊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飾器也兵甲之屬財用也稍
食也材器也斷葉落落國之守政可通者四遠近相移有無相補勞
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田行役則有作帥之同徒稼穡

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親其人民明其五侯賈逵云五侯五方之候王肅云五侯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愚謂五侯猶四達也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侯四竟故曰四達書云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程典曰固其四按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所謂通守政歟制地篇曰官府之藏強兵強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里宰合耦于耨

里宰合耦于耨康成謂耨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愚案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

古文君讀爲威閭胥里宰亦稱君威猶君也

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

耦之法也興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興起而檢彈之以

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

熊碑曰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

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

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爲衛彈勸者旣彈之又勸之也

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

及耕于耦芄芄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

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卽古之里

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年耆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且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蜡祭有郵表噉者謂田畷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爲街正南陽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犁以耕管子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是爲以輿耜利甿以彊予任甿彊者童五尺輿耜者犁也說者謂輓犁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犁二牛三人此非古合耦之遺法歟抑又聞

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耔間
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
行然則合耦於耨非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旅師耨粟屋粟間粟

屋三爲井以井計曰耨粟并以耨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爲屋以
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爲廛以廛計曰間粟
廛以閒名一夫之粟也

廛民居區域
猶閒架也

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

貢者三三相保小司徒攷夫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
之師旅平興積亦以此斂而聚之聚而頒之者也康成謂屋粟
不耕者所罰之粟閒粟閒民所罰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
屋非因罰得名閒民旣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閒猶廛也詩曰禾

三百廛又曰十畝之間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間桑且閑閑泄
泄非廛居之地歟康成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疏云餘夫竒別
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然則閒粟者餘夫竒受一廛之粟也魯
語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籍謂耨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廛謂
之戶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
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閒壤下壤管子相壤
定籍其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爲正夫故曰
耨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爲三夫故曰屋粟閒壤
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間故壤曰閒壤粟曰閒粟
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

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下樂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媿惡爲
之等者蓋如此土均平政亦以地媿惡爲輕重之灋而行焉蓋

土有三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

間壤亦名間田管子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

屬諸荒田

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間穀間穀者旅師之間粟也辰戌之

紀其穀元齡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蒼丑未之
紀其穀齡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
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爾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
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土之利氣之化也是
爲間穀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衆多不純一色故曰間大司
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
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

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爲書旅師之間粟卽此然則勸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間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丘乘

稍人掌邱乘韓詩維禹陬之毛詩陬作甸蓋古陬乘甸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陳乘甸判然分爲二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爲之說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

里

似八誤爲六

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

一乘

俗本一誤爲四

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乘

爲

兩器制也一甸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以出

於稍人之邱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輦輦未聞乘馬邱牛春秋魯作邱甲實本於齊一邱一馬七甲四邱爲乘故一乘之甲二十

有八司馬穰苴變通其法一邱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邱乘之法亡矣輦輦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師之中車所謂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軍中輜車車後開戶毀折則入齎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三輪四輿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問篇曰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然則鄉師治輦輦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邱甸不亦妄乎侈靡篇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未聞有鞍而齊唁昭公以鞍爲几秦送重耳疇騎二千則鞍騎起於春秋矣山國軌篇曰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求於民則軍中輜輦亦非民間之物可

知也揆度篇曰百乘田萬頃戶萬戶開口十萬人當分者萬人
輕車百乘馬四百匹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戶開口百萬人當
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萬戶開
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蓋當分者爲卒
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輜重不存焉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
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
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于司
馬帥役以聽于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和

土均掌平土地

遂人以土均平政故六遂有土均之職六鄉爲均人皆掌土地
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

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蔓山汎山涸澤流水林藪凡鎌纏斤斧網罟得入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焉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角四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土音中徵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凡十五土皆可得泉惟庚泥青商駢石灰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復呂泉英三土則在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沃土位土爲三土羣土之長也蔭土壤土浮土爲上土忒土縑土盭土剽土沙土壩土爲中土猶土弘土殖土殼土鳧土桀土

爲下土皆在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爲三則楚爲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氏之木土薙氏之草土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井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塲人之塲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土形方氏之所正率離之土凡在大司徒土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之貢也則以黃金爲率

無金則用絹無絹則用布季絹三十三制暴布百兩皆當黃金
一鎰田里之租一鎰食百乘之一宿關市之貨百鎰爲一篋十
篋爲一穀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
則然而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
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
書曰庶邦惟正之供邦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
言文王無淫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貢各得其正司書合
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
其政令調其嫩惡適其輕重之平是爲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
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子辯下土使
民平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三
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

草人九土曰駢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鹹瀉曰勃壤曰埴
壚曰疆礫曰輕熨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橐土蟲易
全處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種大苗細苗
樹宜五麻菜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膏肥膺膺若澤若屯名
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上者五壤也賴莖黃秀種
無不宜一說壤者場也鼯鼠之場曰坻蟪場曰坦鼯鼠者蚡鼠
謂之鼯者言起地若犁坻坦猶墳勃也鹹瀉者是爲淳鹵甚鹹
以苦地不生物狀如爐火土之最下名曰五桀其種所宜白稻

長狹有土化之法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臞而
墜土之下者五埴也其種鴈膳黃實朱跗剛土曰壚不黏而疏

既強且麓土之中者五纒也

壚與纒通

其種大細邯鄲而粟大埴壚

二土合爲一蓋中下錯歟疆槩者礫礫磊塊墟闕之區若糠以

肥色黃而虛土之中者五盭也

槩與盭通

其種大荔小荔青莖黃秀

月令美土疆

其丈切

左傳數疆潦說者謂疆槩墽塉之地不堪種

植豈其然乎輕喫者火飛爲喫華然若芬色如蜃炭有類屑塵

土之次中者五剽也

喫與剽通

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渴澤者二

尺見水比之於澤水去土柔不離不坼捍然如米色黝以黑種

宜芒種嘉蔬是殖蓋五浮之土歟駢當作墜赤剛土也釋名曰

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

其種青梁黑莖黑秀然則埤剛赤緹一土分爲二蓋五弘之土
歟土有強有弱有輕有溼皆非中和埤剛赤緹疆藥埴壚鹹瀉
虞翻曰剛強土也埴壤勃壤弱土也輕熨輕土也渴澤溼土也
鹵非柔

強者弱之弱者強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溼者芟艾燒之使強
弱者相得輕重相衡燥溼相調則有草人物地之宜土化之濃焉
取骨煮汁漉去其滓麋鹿豺狐牛羊犬豕溲而曝之汁乾乃止
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稼不蟲和以蠶矢古法用糞蓋取之此

煮水以雪名爲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液相宜糞種畝收百石

成言不信問之先嗇

糞種皆以獸獨疆藥用糞北山經曰單狐
之山多机木注云机木似偷可燒以糞稻

田出蜀蓋亦黃之類也緹赤黃色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色
繪則埤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瀉瀉與斥古今
文冉駝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木
唯以麥爲資然則鹹瀉宜麥歟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下麥

爲黃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爲穉麥謂稻下種

麥案澤地爲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壘爲突挹之以陰保溼

而處藿夷毋淫使子之野盡爲洽風古音風協淫五耕五耨盡其深

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蛾兖州人謂蛾爲蠖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

茲美麥所謂禾下麥者以此愚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

今歲稼而明歲菘故曰稼下地以水殄草揚芟作田作者易也

變也否則旣曰田矣又何待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爲稼者必

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

之明年乃稼詩日以秣荼蓼荼陸草蓼澤草秣而去之職在薤

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漢律因之畷田祿艸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春秋隱公二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以爲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穀梁以爲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者非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無其道則不書於經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孔子削而更之

曰衛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不書書
求者明有求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故不共
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臯大矣鄭輸
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
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
非其地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
此晉弔周喪王求彝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
之皆失求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爲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
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
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匈奴
稱臣朝貢列爲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求

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
翠鬪鴨長鳴鷄吳之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
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爲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
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爲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
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
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
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
求假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
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臣不可曰假君曰求下交也臣曰假上
僭也君下交爲泰臣上僭爲凶

楚公子圍之法也亦曰假之書
寡君王莽盜漢先假後篡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
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
焉用問且使太子問之諸侯其說益誕矣宋真宗祀汾陰趙湘
爲考制度副使請如
周官置土訓所過州縣山川
與俗好惡目錄奏御從之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日求求
必欲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
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隱方隱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
說九百本自虞初漢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
使者蓋卽古之士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挾此祕書儲以自
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

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間風俗輶軒之所未盡采太史之所未
及陳凡地慝方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詰
爲訓偶語爲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
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而
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說說有
兩義一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
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
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越謂之請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
誦訓道方慝土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
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
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察物無

遺六鷁飛五石隕鸛鶴來冬多麋凡所謂慝備載春秋矣開塞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獵王獲隨兕子培切而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伏其辜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故記果有太元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兕者隨兕一名科雉隨讀爲科兕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祥此土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失其職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是有方慝先王設爲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謂辟咎春秋之所謂省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人輒大自政治曰子一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

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
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救掾史案
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
變相輒奏言而宋李沆爲相亦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以
爲細事不足煩上聽非也古者四方異聞盡在地圖方志人君
朝夕之所常聞盜賊水旱風雨災變皆方慝也誦訓又時時道
之以爲警戒則人君之侈心奚由而作乎若夫陰陽禁忌聖人
不言非誦訓之所詔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
所諱所惡謂之方慝而保傅傳謂日月之時節先王之諱大國
之忌風雨電雷之眚皆太史之任則諱惡非災眚歟康成以爲
四方言語所惡不避之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失之淺矣荀子

曰竒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如其說則四方怪變博物者能名之而已則又失誦訓詁之之義也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曰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發憤杼情因以風諫至於身罹愍病而終不能忘深得古誦訓詁之之義焉楚語曰倚几有誦訓之諫乘必以几倚几亦謂王在車漢法駕出侍中多識者一人參乘散騎爲侍從騎並乘輿車謂夾王車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於是誦訓之官雖存而實廢矣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訥訥猶慝也究王訥者詔王慝也

山虞澤虞山林厲禁

山虞澤虞掌山澤之政令而爲之厲禁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者司農謂遮列守之不賦者謂取材於地而不賦於民山虞令萬民時斵材有期日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則與民共之矣平其守者使之勿爭舍其守者令之勿犯入禁者有時斵材者有法竊木者有刑服耜之季材豆籩之川奠玉府之財物喪紀之葦蒲皆取之於山澤焉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古而如通左傳鞶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蓋裂帛以飾帶帶謂之鞶卽左傳之鞶厲厲乃鞶之飾故毛傳云厲帶之垂者謂裂帛垂之以爲飾也春秋紀裂繻公穀二傳作履綸蓋履厲音相近古裂讀爲厲文異音同漢郊祀歌世萬里晉灼曰世古迺字讀爲厲學者不知音

以爲康成好破字則是先王設官守山澤以厲民也可乎鄭大
旱使屠擊祝欸監榭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
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臯大矣奪之官邑而漢元時御史大
夫貢禹亦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然則
虞衡之官養護繁殖卽子產之所謂藝山林而毋竭川澤毋漣
陂池取之以時合於天道則地減不泄山川得以含氣出雲而
國不憂水旱亦聖人財成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
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
虞西虞南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
隸人虞至雀梁休於深萑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
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此及周

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譏之築者障塞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於列國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爲王守其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故季氏伐顓臾成公築鹿囿皆非禮也且山爲苑澤爲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爲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囿溫囿皆苑也溫囿之利歲入八十金而燕有氈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之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間師任而徵之貢其物而已惟漆林倍其征左傳謂澤之目籒荏蒲說文穀之薪蒸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

目籒

荏蒲說文

穀之薪蒸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

者豈獨漆林乎齊語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大林麓
中山中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藪中川中澤藪小
川小澤藪侯國亦如王國也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草著蔬
菜橡果棗栗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爲無功而民受賞是亂國
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書之以爲美談則知
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之嚴征之暴更甚於春秋矣韓
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
有所流故民無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
商賈阜通之者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列者不蕃不牆故曰隕
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椎故曰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兩繫邦國曰藪

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霸者以富國王者以富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獸養于藪牧是爲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澤之作廢民于生穀故先王禁之誤矣甲子木行御而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北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夏不斬陽非是則弗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爲官山海之說海正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興虞衡之職亦由此廢

开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开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蓋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开人掌金斬山木鼓山鐵毋籍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亦見中山經

昔者葛盧之山

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芮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

以此路史乃謂繇其威撼故貊焉非也表貊

貊一作貉

四時田不祭

蚩尤也玉起於禺氏

禺一作牛古牛禺音同

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距

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權其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

幣有七筴陰山之礪磬燕之紫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石礪黃金江陽之珠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邊山之玉是爲七筴以狹爲廣以寡爲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然漢造銀錫爲白金而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寶祖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丹矸矸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一作金錫赤銅似誤上有代赭下有鑿鐵上

有蔥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銚銀上有丹砂者下有銚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微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著爲圖說爲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鹹淡卽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童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嘗而知之豈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臯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井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遮泄以守之而巡其禁令

未聞封爲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卅人有禁令遂創爲
犯令辜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
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
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
其十君得其三之爲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頒其餘於萬民歟
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徒皆八十人卅人之徒
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翮之
政縮綌草貢之材染草炭灰互屨疏材之物固斂之山澤之農
以當邦賦矣若夫采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掌荼掌蜃皆豫共凶事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荼掌聚荼及疏材之物以待邦

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圍壙之蜃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所謂下里物也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爲不祥故不爲之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曰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没入縣官奏可然則炭茶蜃物之官其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儲其物舉而罰之是時霍光當國遂可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熙寧初判太常寺章衡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裙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

大者固當講明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茶互盪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廩人天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凡禮成於三故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從口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皂與鬯皆從匕以此匕一名柶用匕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畱犁應劭曰畱犁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扱米扱收也一作接孟子接淅而行謂泔米未炊收之而去然

接淅說文作澆淅淅者汰米澆者浚乾之非廩人之事也故云
扱以授舂人扱接音同故讀從之曾子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
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既酌奠復
炳蕭尚未迎尸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跛倚以臨不
敬大矣故禮敬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
注云接讀爲捷內則接以太牢注亦讀爲捷余疋接捷也古接
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土冠禮捷柶注云捷柶扱柶於醴中蓋捷
柶於醴猶扱匕於盛是爲扱盛捷又作錡音義亦同穀梁子曰甸粟而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三宮
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故帝耕於籍后獻其種及
帝籍之收藏於神倉則有王后親舂之禮禮蓋如天子三推而

春人終其事焉公羊子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盛者新廩者

陳燾者下陳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

春秋宋萬其君捷鄭伯捷卒公羊捷皆作接

古捷接通非誤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觀之可察方言并識古音矣

春人食米

春人職凡饗食其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乘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蓋言或燕或食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爲三大禮陳饋八簋卽祭之饋食邊豆有踐卽祭之朝踐燕諸父諸舅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有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天子

親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養老三
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然飲酒實于解
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蓋莫而不舉
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
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
明行事日中禮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
彤弓饗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
立飫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旣安
徹俎而薦庶飭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
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
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或曰

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日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橐人橐爲犒

橐人主冗食者司農讀橐爲犒蓋本書序橐飫篇注云橐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膏沫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槁猶存謂之徂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嘗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爲飫賜橐飫之官名橐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橐禴之注云故書槁爲橐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

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洪氏隸續載漢斥彭長田君斷碑有勞
醕之語醕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醕一從
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秦族訓
曰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囚爲鮮乾囚爲
犒犒與犒通未聞訓爲勞廣雅謂犒與罷倦煩御同義西京賦
曰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橐人之事也橐從牛從酉皆非古文醕
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外內朝

橐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
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
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不

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迫於

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

東京司空卽西京御史大夫

每國有大議天子車

駕親幸其殿然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

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廬右諸侯之舍中三公

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

司徒殿面西三公朝

北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庫門外非也覲禮諸侯受舍于

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

雉門爲中

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

右九棘之下蓋諸侯之舍歟聘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

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

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

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閤人幾出入者窮民不得

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間左嘉石而罷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奚爲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爲九卿則九卿卽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卽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歟愚謂王有三朝曰聽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儉之者是也王與宗八圖

嘉事之朝曰燕朝每日眠治朝畢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
爲內朝亦曰路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